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永寧老街

吳崇巖

那條600多年來生生不息的老街，承載我全部童年的小鎮中軸線，書寫過榮辱興衰的歷史傳奇。它是一篇史詩，一部被反覆書寫又擦去的巨著，是古衛城浩瀚的生命長河裡永不淡化的一顆糖。它有生活的度數，能讓古今、水與火息息相容。

到老街不是旅遊，是回家。回家能讓我慢下來，慢下來走過老街每一寸、每一秒成長過的地方。老街，老代表持久，街代表鬧市，這條經久不衰的繁華之路，走過江南的綢緞布匹、蘇廣百貨，也走過村舍的油車磨房、煙茶乾房，將紗燈、相館、扎花、糖品、中西藥房、典當香榭串成街巷，也將油坊、農具、酒廠、醬園、山醫星相、百貨工藝連成直線，家器、菜館緊鑼密鼓，打鐵、鑄銅緊鄰排列，200多間商舖沿著石板巷弄蜿蜒遠去，將三十六行當集齊。這些老房子像藤壺附著在老街身上，被一輪又一輪的更新和取代，最終成為老街的本體。

衛城初建時街上都是軍營，駐紮部隊。戚將軍守在東南海岸線枕戈寢甲，戎馬倥傯。直到蕩平倭寇，老街的呼吸才轉為平靜。清乾隆年間，放下刀槍的人終於可以拿起貨物，把半部人生改寫成平凡的活著。他們一直在努力，努力抗爭侵略，努力追求和平，努力奔跑，努力把小鎮繁榮。小鎮逆轉向上的火熱不是偶然，是厚積薄發的必然。在以港口為最高地位的對外發展和航運事業中，永寧人終於富甲一方，盛極一時：四大商行、五大門、六洋樓、八景觀、九古厝、十老店號，那些響噹噹的名號掀開了永寧新清明上河圖的畫卷。

彼時，永進、震源和興源三個商號富可敵國。永進商行是清代永寧海上貿易的

執牛耳者，最鼎盛時期擁有幾十條商船，把紅綾從巷口一路鋪到船舶拋錨的外高墳。最大的船可以裝每袋180斤的大米一萬袋，每年出海兩趟，順著北風下南洋，再藉著南風到青島和大連。如此大的生意自然需要無比大的民居，以便水陸相呼應，當年的永進民居群就順理成章的破土而出。它們沿坡而建，十座大厝首尾相連，氣勢恢宏。如今殘存的一條小巷自清代一直以「永進」為名，成為這段歷史的最後見證。

興源的「榮興商號」，老街58號榮興府，而今剩下榨油的大油車（壓榨機）和磨坊的各種器具。也許是從寶蓮燈裡孕育出來，榮興商號的第一代就是高光時刻，擁有3艘烏槽船，一艘北上寧波、上海、青島、煙台，一艘往印尼，一艘專往台灣基隆。兵分三路的拓展，最終沒能撐起商業帝國，卻走向覆沒。

而那些老少皆知的商舖，合益米行、建昌布行、萬通號小布莊、對台貿易的日茂行、榮興食品商行等，你意想不到的商號，卻是小鎮最真實的一面。我想，是時候把筆停住，把娓娓道來的故事收住，讓到訪的客人和歷史的商號重新見面。重新見面，可以從刻有「永寧中街萬通號小布莊」的石柱開始，也可以從風落腳的地方開始。

老街上散落的一眾古建築被佈局得恰到好處，勸住了風停下奔跑的腳步。萬物復甦的三月，從慈航廟裡飄出的裊裊檀香映襯春日裡的明媚，紅磚番仔樓裡春暉睜眼看小鎮的一切都在萌芽，一枝杏條從深得鄉鄰讚譽的半邊井旁探出深紅，手巾寮式番仔樓的老街郵局讓相遇的每個瞬間變得與眾不同，民俗長順號的庭院免滿無

限的春光和無限的未來可期，十字中心點鰲城中開坊撐開滿滿的儀式感。與詩無違話，各美其美一樣，老街到處都是寶藏，她在等待你用一雙發現美的眼睛，來打開每一個塵封的盲盒。哪怕對那些年代久遠的建築，老街也在變著花樣用那足以撼動人心的「老」，與不斷推陳出新的樓宇大膽的形成強烈穿透力的反差與衝突，去激發出漣漪般「弱傳播」效應，去擊中算法的靶心，把無人問津的街區推到前台，成為流量時代的寵兒。此刻，我想率先寵愛的，是一座酒館。

錦衣衛酒館的屋頂終於亮起繽紛的燈，迎接小巷不斷變換的臉。老街所內1號，從寂靜中開出喧鬧的詩，在古厝的歷史創造現代的酒館，需要你音樂加持，用愛擁抱他。

酒館老闆姓白，樸素的藝術風，藍色鴨舌帽下一小撮白髮從兩鬢飄出，有點周星馳的味道。他本是一位做音樂的歌者，要四海闖蕩，卻未曾想這一闖就是沒有盡頭的背井離鄉。

年輕時以為家一直就在在那裡，等回到家時自己也已白髮蒼蒼，而家裡曾經高高的他們變成矮矮的墳，兒時踏進踏出的房子變成一扇沒有鑰匙的門。以旅遊和吉他為伴的詩人，如何讓風塵僕僕的腳落下心安。

我知道，我知道的。我知道你要趕路、要養家，要完成夙願，要做站在最高處的人，而這一切，唯有閩南建築的形態方能承載。

一座塌掉的古厝，換裝之後有了原來端莊的樣子。紅色小方磚像珍珠一樣，有序鑲嵌，煥然一新的夢裡酒香，房梁門窗淺淺保留古樸的淡妝。我計算陽光從天

井灑下來的秒速，計算喝咖啡的人們慵懶的樣子和桌椅板凳的適度。欠酒館的那場約會，人們終於趕來赴約，連燈光都在努力營造初戀初見的氛圍，在玉蘭花盛開的春日三月。百年的古厝也在禾雀花相擁時，用深紅的色澤來湊熱鬧，營造出與眾不同的美。看吉他和燈箱釋放出紅色的韻味，青春又甜蜜了一刻鐘。房樑上的掛字是白老闆醉酒時的揮毫，一半是書法詮釋的生活真諦，一半是文字外的煙火人間。「人生得意須盡歡」，「何以解（憂）唯有杜康」，「憂字從心起，從酒館落，聊以慰風塵」。不悲不喜不憂憐，不卑不亢不長歎。在酒肆裡舉杯，濁酒一樽敬時光，推杯換盞下的歡騰，酒館裡紛飛的溫度，人們交談的故事，這些元素都是老街。四季在變，老白的相見，不止一面。

古厝是柳骨樑架，高樓大廈只有鋼筋水泥的承重感，缺少的歷史厚重感就由它補上。在錦衣衛聽歌要酒，以詩為介，以音樂為夢，夢裡是小天初遇防風廊詩的場景，夢裡是九尾神狐為鄉少迎高中狀元時的翩翩起舞。倚樓蘭對酒訴相思的那對，是白鳳九和東華帝君的蘭亭序。酒穿腸，春意闌珊，天青處，我等煙雨。酒裡的故事，故事裡的人，都在。

沿著老街的坡度拾級而下，隨處可見中西合璧的番仔樓和出磚入石燕尾脊的閩南紅磚古大厝，都浸染著歲月留下的風霜。我捨不得快步，怕亂了巷道裡的光。風華歲月早已遠去，只留下青石板路上古今交錯的印記。我把擺拍留在寧靜古樸的巷陌，向那些沒有光澤的門板學習遠離喧囂的恬淡。斑駁的牆面、木質的舊門窗、凹凸的青石板路，它們不需要努力刻畫古韻之美，這一壇歲月陳釀已經比任何言語，都濃。

老街就是如此，她自有其隱忍而充滿生命的張力，她的精神渴求和悲憫內蘊，呈現出的是生活的本色。沉浸於一悟一得中擁抱古樸降臨的小確幸，那種純粹、自在與快意，給予每一個到訪者的心都是感動的。

我筆下的老街，只有你來了，才是你內心歡愉的模樣。

馬年說馬

楊石珊

立春一過，風就換了調子，像誰在馬鬃上輕輕一撥，空氣裡立刻揚起一串清脆的蹄音。

馬年挾帶著一股清新、俊逸、進取的氣息腳踏而來，馬的鬃毛間似乎還帶著草原的曠野之風。這靈性的尤物，似乎從來不只是生肖輪迴中的一個符號，它更多承載著中華民族太多的文化記憶與精神嚮往。

馬的身影，最早鑄刻在甲骨文的筆畫裡。那個昂首揚蹄的象形字，歷經金文的渾厚、小篆的優雅，終成今日挺拔的「馬」字。

細看這四筆構成的漢字，依然保留著馬頭、馬鬃、馬身的意象，堪稱「活著的化石」。

縱觀歷史長卷，馬是文明交流的使者。張騫出使西域，帶回的不僅是葡萄和首蓿，更有大宛的汗血寶馬，它們踏出的絲綢之路，連接起東西方文明。唐三彩的馬俑，肥碩健美，折射出盛唐的包容與氣度。昭陵六駿，每一匹都是大唐開國的見證，石刻的線條裡迴盪著戰場的嘶鳴。

在文學世界裡，馬更是被賦予了豐富的情感。

杜甫筆下「胡馬大宛名，鋒稜瘦骨成」，寫的是馬的俊朗風骨；辛棄疾「馬作的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」，抒發的是一腔報國熱忱；而李賀的「此馬非凡馬，房星本是星」，更是將馬提升到了天人感應的境界。文人借馬言志，武士以馬為伴，馬成了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。

馬年說馬，自然要說說那些深植於日常的智慧。

「老馬識途」不只是經驗之談，更暗含著對長者的尊重；「白駒過隙」不僅是時光比喻，更是生命的警醒；「塞翁失馬」感歎的不僅是禍福的嬗變，更暗含著怎樣的應對之策；「千軍萬馬」形容的不僅是陣勢，更是團結的力量。這些成語如同時光的琥珀，封存著先人的生活智慧。

有趣的是，馬的精神在當代依然鮮活。都市的地鐵被稱為「地下鐵馬」，高速公路是現代的馳道，而「馬上成功」「馬到成功」的祝福，依然在每個重要的時刻響起。馬從不在博物館裡，它始終奔馳在我們的語言裡、生活中。

這個馬年，當春風吹醒大地，願我們都能找回那份馳騁的勇氣。不必真的縱馬草原，但在瑣碎的日常裡，保持一顆嚮往遠方的心，一馬當先，快馬加鞭，馬到成功。當你在晨光中醒來，不妨想像自己是一匹即將出征的駿馬，眼前展現一切皆有可能的一天！

馬年說馬，說到底，說的是我們內心深處對自由、對遠方、對美好生活的永恆嚮往。那嗚嗚的馬蹄聲，從未在民族記憶裡遠去，它始終在時代的脈搏中迴響，提醒著我們：生命的意義，在於永不停歇的奔跑！

臘月裡的「暖」村

鄧華福

臘月的風，是淬過冰的刀，劃過閩南沿海的甌江鎮。厝仔村的街巷卻蒸騰著白氣——那是人們呵出的暖，在冷空氣中凝成的雲！大寒已至，立春未遠，這極致的寒裡，正蓄著天地間最蓬勃的暖意！

風，吹過新時代文明實踐站一塊火紅的告示板。「光影印歲月，春聯暖鄉鄰」……一行行字，像一串串待燃放的鞭炮。村民們從一扇扇門後走出來，搓著手，呵著氣，臉上卻都揣著同一個方向的笑意。那笑意，比陽光先一步抵達了廣場。

最先湧上的，是一陣清冽的松煙墨香。

長桌前，一個繫著紅領巾的男孩正懸腕運筆。筆是普通的筆，紙是尋常的紅紙，可那神情，卻莊重得彷彿在舉行古老的儀式。墨跡在臘月的干冷空氣裡迅速收斂水汽，一個飽滿潤澤的「福」字已然立住。他寫得那樣慢，每一筆都像在耕耘，又那樣穩，全然不顧身旁的喝彩。一位老人接過「福」字，眯眼端詳，彷彿看的不是字，而是來年沉甸甸的光景。這一刻，千年的書寫傳統，在一個孩童的指尖，與一方百姓對美好的祈願，靜靜完成了對接。

墨香未散，幾步之遙的攝影棚裡，正為另一種「立此存照」而忙碌。

背景，是純粹的中國紅。一位身著紫紅唐裝、頭剃板寸的老人，由志願者輕輕攙至鏡頭前。他擺了擺手，那手勢利落，帶

著不容置疑的尊嚴。志願者會意，退後半步，只做一个安靜的守護者。老人整了整衣襟，看向鏡頭。那眼神，沒有百歲光陰的渾濁，反而澄澈如溪，映著面前的燈光，和燈光後一張張溫暖的笑臉。快门輕響，將此刻的安泰與尊嚴，凝成永恆。他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個多世紀，他蹣跚而堅定的每一步，都是這村莊歷史的一部分。

暖意，在流淌。它從文化的領域，流向了生命的場域。

義診的攤位前，秩序井然。聽診器是冰涼的，醫生的手卻先在自己掌心焐熱。詢問聲低，叮囑聲輕。一位中醫大夫為老者按摩著僵硬的肩頸，那手法裡，有對穴位經絡的熟稔，更有一種近乎敬畏的耐心——彷彿他指下不僅是一具勞碌的身軀，更是一部需要細細解讀的生命之書。健康，這最樸素的養生建議，在此刻被具象為一次把脈、一句叮囑、一份寫在紙上的養生建議。它讓宏大的「為民服務」理念，變得可觸、可感、可依靠。

站在廣場的中央，放眼望去：寫春聯的墨跡淋漓，拍合影的笑語嫣然，問診的輕聲細語……所有這些畫面，在臘月的寒風中交織、升騰，匯成一股無形的、巨大的暖流。

這暖流，源自文明深耕的土壤，它發軔於千年文脈的接續，顯形於對生命個體的敬重，落腳於對民生冷暖的關切！它讓「文明」二字，不再是匾額上凝固的榮光，而是田間地頭可感的風、可親的人、可觸摸的生活！

風仍在吹，但寒意似乎被什麼東西擋住了！那是厝仔村的溫度，一種由內而外、自下而上生發迸出，足以抵禦任何嚴寒的溫熱。它告訴我們：真正的春天，不在歷書頁上，而在一筆一畫的書寫裡，在一眸一笑的定格裡，在一呼一吸的守護裡，在無數個「厝仔」正悄然發生的，平凡而偉大的生活裡！

水仙花開年來到

劉昌宇

窗台上的水仙又抽出了新葉，嫩白的鱗莖在清水中舒展根系，像一群靜默舒展的玉絲，將隆冬的寒意悄悄濾去幾分。案頭這盆漳州水仙是半月前從花市尋來的，彼時還裹著褐色的外衣，只露些許芽尖，如今已亭亭然立起，葉片蔥鬱如翡翠雕琢，頂端綴著飽滿的花苞，似藏著一整個春日的期許。風從窗縫溜進來，攜著淡淡的幽香漫過書桌，這香氣不似梅之清冽，不似蘭之幽遠，溫溫柔柔地纏在鼻尖，提醒著我，年關已近，歲序將新。

養水仙是刻在記憶裡的年俗。幼時每到臘月，祖父總會從儲物間翻出珍藏的水仙球，那球莖飽滿肥碩，帶著泥土的溫潤氣息。他備上一把小巧的刻刀，坐在暖陽下細細雕琢，刀鋒遊走間，多餘的鱗片簌簌落下，露出裡面嫩黃的花芽。我總蹲在一旁看，好奇這粗糙的球莖如何能綻放出清雅的花來。祖父說，水仙性子烈，越刻越旺，就

像日子，經些打磨才更有滋味。他將刻好的鱗莖浸入清水中，每日清晨換水，不施寸肥，只憑一汪清水滋養。約莫十來天，嫩芽便破土而出，循著陽光的方向生長，漸漸褪去嫩黃，染上深綠，為蕭索的冬日添了生機。

水仙自古便是文人筆下的清雅之物，黃庭堅一句「凌波仙子生塵襪，水上輕盈步微月」，便將其風骨描摹得淋漓盡致。這「凌波仙子」不喜淤泥，不戀沃土，僅需一碟清水、一方淺盆，便能在寒冬中綻放芳華，恰如君子般潔身自好。劉克莊筆下「不許淤泥侵皓潔，全憑風露發幽妍」，更是道盡了它的高潔。

古時文人常將水仙列為「歲朝清供」，與松、竹、梅相伴，置于案頭，在辭舊迎新的時節，借這一抹素白雅致，寄托品格的堅守與對新年的祈願。家中的水仙亦如是，不與百花爭豔，只在最冷的日子裡默默蓄力，待除夕前後，便毫無保留地綻放，用清芬與素色，裝點年節的溫馨。

換水時指尖輕觸葉片，冰涼的觸感中藏著蓬勃的生命力。水仙的花形別緻，單瓣者為「金盞銀台」，白色花瓣環抱黃色花盞，似盞中盛著月光；重瓣者名「玉玲瓏」，花瓣層層疊疊，如玉雕琢的繡球，溫潤動人。花開時，整間屋子都浸在淡淡的香氣裡，驅散了冬日的沉悶，也讓人的氣息愈發濃厚。母親總說，水仙開得旺，來年日子就順。於是每年養護時，我們都格外用心，看著花苞從青澀到飽滿，從

綻放到盛放，彷彿看著歲月在清水中緩緩沉澱，醞釀出滿心的歡喜。

曾在異鄉的春節，也尋過一盆水仙。彼時獨自漂泊，年味淡得近乎無味，直到將水仙擺上窗台，看著它在清水中扎根生長，才稍稍撫平了鄉愁。花開那日，給家裡打去電話，祖父在那頭說，家裡的水仙也開了，開得比往年都好。隔著千里電波，彷彿聞到了家中水仙的香氣，也感受到了親人的牽掛。原來這小小的水仙，早已不只是一株花卉，它承載著年俗的記憶，寄托著團圓的期盼，是刻在骨子裡的文化印記，也是漂泊者心中的鄉愁符號。海外的華人華僑，常會帶著水仙球遠渡重洋，讓這抹東方清雅在異國他鄉綻放，在花香中追憶故土，慰藉相思。

日子在換水、觀葉、盼花中悄然流逝，窗台上的水仙已次第綻放，素白的花瓣映著窗外的微光，香氣愈發醇厚。客廳裡，母親正忙著擦拭門窗，父親在貼春聯，紅紙墨字間滿是新年的喜慶，與案頭的水仙相映成趣，一紅一白，一濃一淡，皆是年的模樣。水仙不爭不搶，靜靜佇立在角落，用它的高潔與清芬，見證著歲月的更迭，也守護著家庭的溫馨。它不像煙花那般絢爛奪目，卻以長久的芬芳，訴說著平凡日子裡的詩意與美好。

寒風依舊在窗外呼嘯，室內卻因這一盆水仙暖意融融。看著綻放的水仙，忽然懂得，它開的不僅是花，更是對寒冬的慰藉，對新年的期盼。每一片葉的舒展，每一朵花的綻放，都是時光的饋贈，也是生活的禮讚。年關將至，水仙花開，這抹清雅的素白，終將伴著爆竹聲、笑語聲，走進新的歲月，將美好與吉祥，藏進每一個尋常日子裡。

願這凌波仙子的清芬，能拂去歲月的塵埃，讓新的一年，滿是溫潤與歡喜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